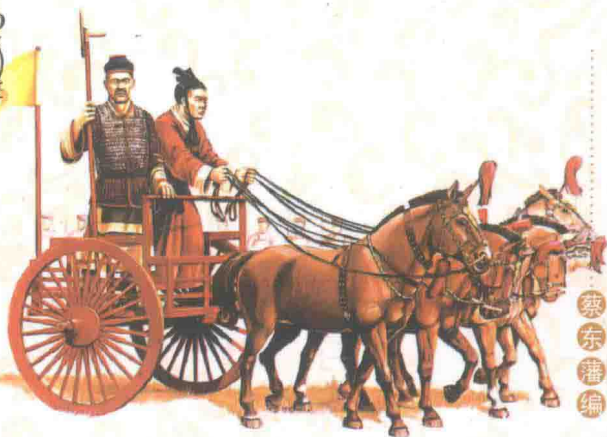


国学经典

五代史演义

珍藏版



蔡东藩编

《五代史演义》为民国蔡东藩在“演义救国”思想指导下创作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之一，描述五代十国时期更替下的民俗民生，参透疆场血战，宫廷阴谋，千古兴亡中的生存智慧。

治久必乱，合久必分。太平日久，先人遗泽逐渐耗尽于是乱势日炽，三五枭雄，趁乱起事不是僭号称帝，就是拥土称王。这种乱世分裂的情状，东周时有列国，后汉时有三国，东晋后有南北朝，晚唐后有五代十国，是东反西乱四分五裂。五代先后历五十三年换了八姓十三个皇帝，改了五次国号，叫作梁唐晋汉周。史家因这国号前代早已称过，所以各加一后字称为后梁、后唐后晋、后汉后周。此外还有与五朝或合或离不相统属的国号，称作十国就是吴越闽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及吴越荆南。这五代十国的时势，简直是君不君臣不臣，父不父子不子，彼争此夺，上下凌替，篡弑相寻，蒸报无已。故每代传袭最多不过十余年，最少只有三四年。眼见得神州板荡，海内腥膻，四境不宁……

国学经典

五代史演义

珍藏版



《五代史演义》为民国蔡东藩在《大义救国》思想指导下创作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之一。描写五代十国时期唐僖宗下民僭称生、参差疆场曲战、有延明帝、千古及亡中的生与智慧。治久必乱，乱久必分，太平日久，先人遗泽渐衰，于是乱局日兴，三五英雄，趁乱起事，是谓与帝。帝，就是拥土称王。这种乱世分裂的情况，实际时有列国，后汉时有三国，宋晋后有南北朝，晚唐则有五代。代统是东面而西，西分五统。五代先后历五十二年，换八姓十三个皇帝，改五十六国号，叫作割据政权。周、史家因这国号前代早已称过，所以各别一后字称为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后周。此外还有与五朝成合或更不相统属的国号，称作十国就是吴越、闽、南唐、南汉、北汉及吴越、荆南。这五代十国的时期，简言之君不君臣不臣，父不父子不子，彼争此夺，上下凌替，其情何等，其恨无已，故每代传事最多不过十卷，最少只有三四卷。眼见得神州板荡，海内腥膻，即是不幸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五代史演义/蔡东藩编. —长春:吉林大学出版社,2011. 1

ISBN 978-7-5601-6760-2

I. ①五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46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6762 号

书 名: 五代史演义
作 者: 蔡东藩
责任编辑: 王世林 高欣宇
责任校对: 王世林
封面设计: 揽胜视觉
出版发行: 吉林大学出版社
社 址: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
邮 编: 130021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499826
网 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E-mail: jlup@mail.jlu.edu.cn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: 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: 22
字 数: 430 千字
版 次: 2011 年 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601-6760-2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前言

读史至五季之世，辄为之太息曰：“甚矣哉中国之乱，未有逾于五季者也！”天地闭，贤人隐，王者不作而乱贼盈天下，其狡且黠者，挟诈力以欺凌人世，一或得志，即肆意妄行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铤而走险，虽夷虏犹尊亲也；急则生变，虽骨肉犹仇敌也。元首如奕棋，国家若传舍，生民膏血涂草野，骸骼暴原隰，而私斗尚无已时，天欤人欤？何世变之亟，一至于此？盖尝屈指数之，五代共五十有三年，汴洛之间，君十三，易姓者八。而南北东西之割据一隅，与五代相错者，前后凡十国，而梁唐时之岐燕，尚不与焉。辽以外裔踞朔方，猾诸夏，史家以其异族也而夷之。辽固一夷也，而如五代之无礼义，无廉耻，亦何在非夷？甚且恐不夷若也。宋薛居正撰《五代史》百五十卷，事实备矣，而书法未彰。欧阳永叔删芜存简，得七十四卷，援笔则笔，削则削之义，逐加断制，体例精严。既足声奸臣逆子之罪，复足树人心世道之防，后人或病其太略，谓不如薛史之渊博，误矣！他若王溥之《五代会要》，陶岳之《五代史补》，尹洙之《五代春秋》，袁枢之《五代纪事本末》，以及路振之《九国志》，刘恕之《十国纪年》，吴任臣之《十国春秋》等书，大都以裒辑遗闻为宗旨，而月旦之评，卒让欧阳。孔圣作《春秋》而乱贼惧，欧阳公其庶几近之乎？鄙人前编唐宋《通俗演义》，已付手民印行，而五代史则踵唐之后，开宋之先，亦不得不更为演述，以饷阅者。叙事则搜证各籍，持义则特仿庐陵，不敢拟古，亦不敢违古，将以借粗俗之芜词，显文忠之遗旨，世有大雅，当勿笑我为效颦也。抑鄙人更有进者，五代之祸烈矣，而雄厥祸胎，实始于唐季之藩镇。病根不除，愈沿愈剧，因有此五代史之结果。今则距五季已阅千年，而军阀乘权，争端迭起，纵横捭阖，各戴一尊，几使全国人民，涂肝醢脑于武夫之腕下，抑何与五季相似欤？况乎纲常凌替，道德沦亡，内治不修，外侮益甚，是又与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。殷鉴不远，覆辙具存。告往而果能知来，则泯泯莽莽之中国，其或可转祸为福，不致如五季五十余年之扰乱也欤？书既竣，爰慨然而为之序。中华民国十有二年夏正暮春之月，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睹赤蛇老母觉异征 得艳凤枭雄偿夙愿 (1)
- 第二回 报亲恩欢迎朱母 探妻病惨别张妃 (6)
- 第三回 登大宝朱梁篡位 明正义全昱进规 (11)
- 第四回 康怀贞筑垒围潞州 李存勖督兵破夹寨 (17)
- 第五回 策淮南严可求除逆 战蓟北刘守光杀兄 (23)
- 第六回 刘知俊降岐挫汴将 周德威援赵破梁军 (28)
- 第七回 杀谏臣燕王僭号 却强敌晋将善谋 (33)
- 第八回 父子聚麀惨遭剗刃 君臣讨逆谋定锄凶 (39)
- 第九回 失燕土伪帝作囚奴 平宣州徐氏专政柄 (44)
- 第十回 逾黄泽刘鄩失计 袭晋阳王檀无功 (50)
- 第十一回 阿保机得势号天皇 胡柳陂轻战丧良将 (56)
- 第十二回 莽朱瑾手刃徐知训 病徐温计焚吴越军 (61)
- 第十三回 嗣蜀主淫昏失德 唐监军谏阻称尊 (67)
- 第十四回 助赵将发兵围镇州 嗣唐统登坛即帝位 (72)
- 第十五回 王彦章丧师失律 梁末帝陨首覆宗 (77)
- 第十六回 灭梁朝因骄思逸 册刘后以妾为妻 (83)
- 第十七回 房伟溺爱牝鸡司晨 酒色亡家牵羊待命 (89)
- 第十八回 得后教椎击郭招讨 遣兵乱劫逼李令公 (95)
- 第十九回 郭从谦突门弑主 李嗣源据国登基 (101)
- 第二十回 立德光番后爱次子 杀任圜权相报私仇 (107)
- 第二十一回 王德妃更衣承宠 唐明宗焚香祝天 (112)
- 第二十二回 攻三镇悍帅生谋 失两川权臣碎首 (117)
- 第二十三回 杀董璋乱兵卖主 宠从荣骄子弄兵 (123)
- 第二十四回 毙秦王夫妻同受刃 号蜀帝父子迭称雄 (129)
- 第二十五回 讨凤翔军帅溃归 入洛阳藩王篡位 (135)
- 第二十六回 卫州解贼臣缢故主 长春宫逆子弑昏君 (141)
- 第二十七回 嘲公主醉语启戎 援石郎番兵破敌 (147)
- 第二十八回 契丹主册立晋高祖 述律后笑骂赵大王 (153)

五代史演义

- 第二十九回 一炬成灰到头孽报 三帅叛命依次削平 (159)
- 第三十回 杨光远贪利噬人 王延羲乘乱窃国 (165)
- 第三十一回 讨叛镇行官遣将 纳叔母嗣主乱伦 (171)
- 第三十二回 悍弟杀兄僭承汉祚 逆臣弑主大乱闽都 (177)
- 第三十三回 得主援高行周脱围 迫父降杨光远伏法 (183)
- 第三十四回 战阳城辽兵败溃 失建州闽主覆亡 (189)
- 第三十五回 拒唐师李达守危城 中辽计杜威设孤寨 (196)
- 第三十六回 张彦泽倒戈入汴 石重贵举国降辽 (202)
- 第三十七回 迁漠北出帝泣穷途 镇河东藩王登大位 (208)
- 第三十八回 闻乱惊心辽主遄返 乘丧夺位燕王受拘 (214)
- 第三十九回 故妃被逼与子同亡 御史敢言奉母出戍 (220)
- 第四十回 徙建州晋太后绝命 幸邺都汉高祖亲征 (225)
- 第四十一回 奉密谕王景崇入关 捏遗诏杜重威肆市 (231)
- 第四十二回 智郭威抵掌谈兵 勇刘词从容破敌 (236)
- 第四十三回 覆叛巢智全符氏女 投火窟悔拒汉家军 (242)
- 第四十四回 弟兄构衅湖上操戈 将相积嫌席间用武 (248)
- 第四十五回 伏甲士骈诛权宦 溃御营窜死屠君 (254)
- 第四十六回 清君侧入都大掠 遣兵变拥驾争归 (260)
- 第四十七回 废刘宗嗣主被幽 易汉祚新皇传诏 (266)
- 第四十八回 陷长沙马希萼称王 攻晋州刘承钧折将 (272)
- 第四十九回 降南唐马氏亡国 征东鲁周主督师 (277)
- 第五十回 逐边镐攻入潭州府 拘刘言计夺武平军 (283)
- 第五十一回 滋德殿病终留遗嘱 高平县敌忾奏奇勋 (288)
- 第五十二回 丧猛将英主班师 筑坚城良臣破虏 (294)
- 第五十三回 宠徐娘赋诗惊变 俘蜀帅得地报功 (300)
- 第五十四回 李重进涉水扫千军 赵匡胤斩关擒二将 (306)
- 第五十五回 唐孙晟奉使效忠 李景达丧师奔命 (312)
- 第五十六回 督租课严夫人归里 尽臣节唐司空就刑 (318)
- 第五十七回 破山寨君臣耀武 失州城夫妇尽忠 (324)
- 第五十八回 楚北麀兵阖城殉节 淮南纳土奉表投诚 (329)
- 第五十九回 惩奸党唐主施刑 正乐悬周臣明律 (335)
- 第六十回 得辽关因病返辟 殉周将禅位终篇 (341)

第一回

睹赤蛇老母觉异征
得艳凤泉雄偿夙愿

治久必乱，合久必分，这是我中国古人的陈言。其实是太平日久，朝野上下，不知祖宗创业的艰难，守成的辛苦，一味儿骄奢淫佚，纵欲败度，所有先人遗泽，逐渐耗尽。造化小儿，又故意弄人，今年大水，明年大旱，害得饥谨荐臻，盗贼蜂起，平民无可如何。与其饿死冻死，不如跟了强盗，同去掳掠一番，倒反得食梁肉，衣文锦，或且做个伪官，发点大财，好夺几个娇妻美妾，享那后半世的荣华。于是乱势日炽，分据一方，就中有三五枭雄，趁着国家扰乱的时候，号召徒党，张着一帜，不是僭号称帝，就是拥土称王。咳！天下有许多帝，许多王，这岂还能平靖么！（绝大道理，绝大议论。）

小子旷览古史，查考遗事，似这种乱世分裂的情状，实是不止一两次，东周时有列国，后汉时有三国，东晋后有南北朝。晚唐后有五代，统是东反西乱，四分五裂，南北朝五代，更闹得一塌糊涂，小子方编完《唐史演义》，凡残唐时候的乱象，及四方分割的情形，还未曾交代明白，因此不得不将五代史事，继续演述。五代先后历五十三年，换了八姓十三个皇帝，改了五次国号，叫作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。史家因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字，前代早已称过，恐前后混乱不明，所以各加一个后字，称为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。还有角逐中原，称王称帝，与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朝，或合或离，不相统属的国度，共计十数，著名史乘，称作十国，就是吴、楚、闽、南唐、前蜀、后蜀、南汉、北汉及吴越、荆南。（提纲挈领。）

看官！听说这五代十国的时势，简直是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篡弑相寻，烝报无已，就使有一二君主，如后唐明宗，后周世宗两人，当时号为贤明英武，但也不过彼善于此，未足致治。故每代传袭，最多不过十余年，最少只有三四年，各国亦大都如此。古人说得好，木朽虫生，墙空蚁入，似此荡荡中原，没有混一的主子，那时外夷从旁窥伺，乐得乘隙而入，喧宾夺主，海内腥膻，土地被削，子女被掳，社稷被灭，君臣被囚。中国正纷纷扰扰，无法可治，再加那鲜卑遗种，朔漠健儿，进来蹂躏一场，看官！你想中国此时，苦不苦呢？危不危呢？（言之慨然。）

照此看来，欲要内讧不致蔓延，除非是国家统一，欲要外人不来问鼎，亦除非是国家统一！（暮鼓晨钟。）若彼争此夺，上替下凌，礼教衰微，人伦灭绝，无论什么朝局，什么政体，总是支撑不住，眼见得神州板荡，四夷交侵，好好一个大中国，变做了盗贼世界，夷虏奴隶，岂不是可悲可痛么！（伤心人别具怀抱。）列位不

信，五代史就是殷鉴！待小子从头至尾，演述出来。

且说五代史上第一朝，就是后梁，后梁第一世皇帝，就是大盗朱阿三。原名是一温字，唐廷赐名全忠，及做了皇帝，又改名为昺。他的皇帝位置，是从唐朝篡夺了来，小子前编《唐史演义》，已将他篡夺的情状，约略叙明，只是他出身履历，未曾详述，现下续演五代史，他坐了第一把龙椅，哪得不特别表明。他是宋州砀山午沟里人，父名诚，恰是个经学老先生，在本乡设帐课徒。娶妻王氏，生有三子，长子名全昱，次名存，又次名温。温排行第三，小名便叫作朱阿三。相传朱温生时，所居屋上，有红光上腾霄汉，里人相顾惊骇，同声呼号道：“朱家火起了！”当下彼汲水，挑桶都奔到朱家救火。那知庐舍俨然，并没有甚么烟焰，只有呱呱的婴孩声，喧达户外。大家越加惊异，询问朱家近邻。但说朱家新生一个孩儿，此外毫无怪异，大家喧嚷道：“我等明明见有红光，为何到了此地，反无光焰。莫非此儿生后，将来大要发迹，所以有此异征哩！”（说本《旧五代史·梁太祖本纪》。盗贼得为帝王，也应该有此怪象。）

一世枭雄，降生僻地，闹得人家惊扰，已见得气象不凡。三五岁时候，恰也没甚奇慧，但只喜欢弄棒使棍，惯与邻儿吵闹。次兄存与温相似，也是个淘气人物，父母屡次训责，终不肯改。只有长兄全昱，生性忠厚，待人有礼，颇有乃父家风。朱诚尝语族里道：“我生平熟读五经，赖此糊口。所生三儿，惟全昱尚有些相似，存与温统是不肖，不知我家将如何结局哩！”

既而三子逐渐长大。食口增多，朱五经所入修金，不敷家用，免不得抑郁成疾，竟致谢世。身后四壁萧条，连丧费都无从凑集，还亏亲族邻里，各有赠赠，才得草草薰葬。但是一母三子，坐食孤帑，叫他如何存活，不得已投往萧县，佣食富人刘崇家，母为佣媪，三子为佣工。全昱却是勤谨，不过膂力未充，存与温颇有气力，但一个是病在粗疏，一个是病在狡惰。

刘崇尝责温道：“朱阿三，汝平时好说大话，无事不能，其实是一无所能呢。试想汝佣我家，何田是汝耕作，何园是汝灌溉？”温接口道：“市井鄙夫，徒知耕稼，晓得怎么男儿壮志，我岂长作种田佣么？”刘崇听他出言挺撞，禁不住怒气直冲，就便取了一杖，向温击去。温不慌不忙，双手把杖夺住，折作两段。崇益怒，入内去觅大杖。适为崇母所见，惊问何因。崇谓须打死朱阿三，崇母忙阻住道：“打不得，打不得，你不要轻视阿三。他将来是了不得哩。”

看官！你道崇母何故看重朱温，原来温至刘家，还不过十四五岁，夜间熟寐时，忽发响声，崇母惊起探视，见朱温睡榻上面，有赤蛇蟠住，鳞甲森森，光芒闪闪，吓得崇母毛发直竖，一声大呼，惊醒朱温，那赤蛇竟杳然不见了。（事见《旧五代史》，并非捏造。）嗣是崇母知温为异人，格外优待，居常与他栉发，当做儿孙一般，且尝诫家人道：“朱阿三不是凡儿，汝等休得侮弄！”家人亦似信非信，或且笑崇母为老悖。崇尚知孝亲，因老母禁令责温，到也罢手。温复得安居刘家，但

温始终无赖，至年已及冠，还是初性不改，时常闯祸。

一日，把崇家饭锅，窃负而去。崇忙去追回，又欲严加杖责，崇母复出来遮护，方才得免。崇母因戒朱温道：“汝年已长成，不该这般撒顽，如或不愿耕作，试问汝将何为？”温答道：“平生所喜，只是骑射。不若畀我弓箭，到崇山峻岭旁，猎些野味，与主人充庖，却是不致辱命。”崇母道：“这也使得，但不要去射死平民！”（这是最要紧的嘱咐。）温拱手道：“当谨遵慈教！”崇母乃去寻取旧时弓箭，给了朱温。并浼温母亦再三叮咛，切勿惹祸。

温总算听命，每日往逐野兽，赳捷绝伦，就使善走如鹿，也能徒步追取，手到擒来。刘家庖厨，逐日充牣，崇颇喜他有能。温兄存也觉技痒，愿随弟同去打猎，也向崇讨了一张弓，几枝箭，与温同去逐鹿。朝出暮归，无一空手时候，两人不以为劳，反觉得逍遥自在。

一日骑逐至宋州郊外，艳阳天气，明媚春光，正是赏心豁目的佳景。温正遥望景色，忽见有兵役数百人，拥着香车二乘，向前行去，他不觉触动痴情，亟往追赶。存亦随与俱行，曲折间绕入山麓，从绿树阴浓中，露出红墙一角，再转几弯，始得见一大禅林。那两乘香车，已经停住，由婢媪扶出二人。一个是半老妇人，举止大方，却有宦家气象；一个是青年闺秀，年龄不过七八岁，生得仪容秀雅，骨肉停匀，眉宇间更露出一种英气，不等小家儿女，扭扭捏捏，腼腼腆腆。（为张夫人占一身分。）温料是母女入寺拈香，待他们联步进殿，也放胆随了进去。至母女拜过如来，参过罗汉，由主客僧导入客堂，温三脚两步，走至该女面前，仔细端详，确是绝世美人，迥殊凡艳。勉强按定了神，让她过去。该女随母步入客室，稍为休息，便即唤兵役伺候，稳步出寺，连袂上车，似飞的始行去了。温随至寺外，复入寺问明主客僧，才知所见母女，年大的是宋州刺史张蕤妻，年轻的便是张蕤女儿。温惊寤道：“张蕤么？他原是礪山富室，与我等正是同乡，他现在尚做宋州刺史吗？”主客僧答道：“闻他也将要卸任了。”温乃偕兄存出寺。

路中语存道：“二哥！你可闻阿父在日，谈过汉光武故事么？”存问何事，温答道：“汉光武未做皇帝时，尝自叹道：为官当做执金吾！娶妻当得阴丽华！后来果如所愿。今日所见张氏女，恐当日的阴丽华，也不过似此罢了。你道我等配做汉光武否？”（写出朱温好色。）存笑道：“癞虾蟆想吃天鹅肉，真是自不量力！”温奋然道：“时势造英雄，想刘秀当日，有何官爵，有何财产，后来平地升天，做了皇帝，娶得阴丽华为皇后。今日安知祸福？”存复笑语道：“你可谓痴极了！想你我寄人庑下，能图得终身饱暖，已算幸事，还想甚么娇妻美妾！就是照你的妄想，也须要有些依靠，岂平白地能成大事么？”温直说道：“不是投军，就是为盗。目今唐室已乱，兵戈四起，前闻王仙芝发难濮州，近闻黄巢复起应曹州，似你我这般勇力，若去随他为盗，抢些子女玉帛，很是容易，何必再在此厮混，埋没英雄！”（志趣颇大，可惜不是正道。）

这一席话，把朱存也哄动起来，便道：“说得有理，我与你便跟黄巢去罢。”温又道：“且回去辞别母亲，并及主人，明日便可动身。”两人计议已定，遂返至刘崇家，先去禀明老母，但说要出外谋生。朱母还放心不下，意欲劝阻。两人齐声道：“儿等年已弱冠，不去谋点生业，难道要老死此间么？母亲尽管放心！”全昱闻二弟有志远出，也来问明行径。两人道：“目下尚难预定，兄要去同去，否则在此陪着母亲，也是好的。”全昱是个安分守己的人物，便答道：“我在此侍奉母亲，二弟尽管前去，得有生路，招我未迟。”两人应声称是。温感刘母好意，即入内陈明，刘母却也嘱咐数语，不消絮述。惟刘崇因两人在家，没甚关系，也听他自由。

两人过了一宿，越日早起，饱餐一顿，便去拜别母亲。再向刘母及崇告辞。由刘母赠给干粮制钱等，作为路费。又辞了全昱，欢跃而去。时正唐僖宗乾符四年。（点醒年月，最是要笔。）黄巢正据住曹州，横行山东，剽掠州县。郓州、沂州一带，也渐被巢众占夺。所有各处亡命子弟，统向投奔，巢无不收纳。朱温弟兄两人，趋往贼寨，贼目见他身材壮大，武艺刚强，当然录用。两人既入贼党，便与官军为敌，仗着全身勇力，奋往直前，官军无不披靡，遂得拔充队长。朱存乘势掠夺妇女，作为妻房。独温记念张女，几有除却巫山，不是行云的意思，因此尚独往独来，做个贼党中的光棍。

过了年余，在贼中立功尤多，居然得在黄巢左右，充做亲军头目。他遂怂恿黄巢，往攻宋州，巢便遣他领众数千，进围宋州城。醉翁之意不在酒。那知宋州刺史张蕤，早已去任，后任守吏，恰是有些能耐，坚守不下，温已失所望，复闻援兵大至，遂率众趋归。

既而黄巢僭称冲天大将军，驱众南下，温留守山东，存随巢南行。巢众转战浙闽，趋入广南，沿途骚扰，鸡犬皆空。偏南方疫病甚盛，贼众什死三四，更兼官军四集，险些儿陷入死路。巢乃变计北归，从桂州渡江，沿湘而下，免不得与官军相遇，大小数十战，互有杀伤，存战死。（命该如此。）巢由湘南出长江，渡淮而西，再召集山东留贼，并力西攻，拔东都，（即洛阳，唐号为东都。）入潼关，竟陷长安。（即唐朝京都。）唐僖宗奔往兴元，巢竟僭号称大齐皇帝，改元金统，命朱温屯兵东渭桥，防御官军。嗣复令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，攻下南阳，再返长安，由巢亲至灞上，迎劳温军。

未几又遣温西拒邠、岐、郾、夏各路官军，到处扬威。巢又欲东出略地，令温为同州防御使，使自攻取。温由丹州移军，攻入左冯翊，遂陷同州。这时候的唐室江山，已半归黄巢掌握，中原一带，统已糜烂不堪，所有民间村落，多成为瓦砾场。老弱填沟壑，丁壮散四方，最可怜的是青年妇女，被贼掠取，无非做了行乐的玩物，任意糟蹋，不顾生命。

朱温从贼有年，历次得伪齐皇帝拔擢，东驰西突，平时掠得美人儿，也不知几千几百，他素性好色，那里肯做了猫儿，尽管吃素？惟情人眼里爱定西施，就使拣

了几个娇娃，叫他侍寝，心中总嫌未足，还道是味同嚼蜡，无甚可取，今日受用，明日舍去，总不曾正名定分，号为妻室。老天有意做人美，偏把他的心上人，也驱至同州，为他部下所掠取，献至座前，趋伏案下。温定神一瞧，正是寤寐不忘的好女郎，虽然乱头粗服，尚是倾国倾城，便不禁失声道：“你是前宋州刺史的女公子么？”张女低声称是。温连声道：“请起！请起！女公子是我同乡，猝遭兵祸，想是受惊不小了！”

张女方含羞称谢，起立一旁。温复问她父母亲族，女答道：“父已去世，母亦失散，难女跟了一班乡民，流离至此，还幸得见将军，顾全乡谊，才得苟全。”温拊掌道：“自从宋州郊外，得睹芳姿，倾心已久，近年东奔西走，时常探问府居，竟无着落。我已私下立誓，娶妇不得如卿，情愿终身鳏居，所以到了今朝，正室尚是虚位。天缘辐辏，重得卿卿。这真所谓三生有幸呢！”（天意好作成强盗，却也不知何理？）

张女闻言，禁不住两颊生红，俯首无言。温即召出婢仆，拥张女往居别室，选择好日子，正式成婚。到了吉期，温穿着伪齐官服，出做新郎，张氏女珠围翠绕，装束如天仙一般，与温并立红毡，行过了交拜礼，然后洞房花烛，曲尽绸缪。（《欧史·张后传》，谓后为温少时所聘，案张女为富家子，温一孤贫儿，何从得耦？惟《薛史》谓温闻女美，曾有阴丽华之叹，后在同州得后于兵间，较为合理，今从之。）小子有诗叹道：

居然强盗识风流，淑女也知赋好逑。
试看同州交拜日，和声竟尔配雕鸠。

朱温既得张女为妇，朝欢暮乐，正是快活极了。忽由黄巢传到伪诏，命他进攻河中，他才不得已督兵出发。欲知胜负如何，容小子下回表明。

本编踵《唐史演义》之后，虽尚为残唐时事，但唐室如何致亡，黄巢如何作乱，俱已见过《唐史》，无庸重述。惟朱温是本编第一代人，所有出身履历，为《唐史演义》中所未及详者，应该就此补叙。温本一无赖，故后虽幸得帝位，究不令终。温素来好色，故始虽幸得如愿，仍致荒亡。观此回逐段叙来，已把朱温一生品行，全盘托出。盖能成大事者，即不为小节所拘，而窃釜等事，终非豪杰所屑为。汉光武固有阴氏之憾，然光武之不愧中兴，大端并不在此处；且岂如温之得陇望蜀，犹是纵淫无忌乎？赤蛇之征，《旧五代史》载之，而《新五代史》略之，欧阳公之不肯右温，有以夫！

第二回 报亲恩欢迎朱母
探妻病惨别张妃

却说唐僖宗西走兴元，转入蜀中，号召各镇将士，令他并力讨贼，克复长安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，本已投顺黄巢，因巢屡遣使调发，不胜烦扰，乃决计反正，驱杀巢使，纠合四方镇帅，锐图兴复。黄巢闻知消息，即命朱温出击河中。温正新婚燕尔，不愿出师，但既为伪命所迫，没奈何备了粮草，带了人马，向河中进发。（已是败象。）途次与河中兵相遇，一场交战，被他杀得一败涂地，丧失粮仗四十余船，还亏自己逃走得快，侥幸保全性命。

重荣进兵渭北，与温相持。温自知力不能敌，急遣使至长安，报请济师，偏偏黄巢不允。温又接连表请，先后十上，起初是不答一词，后来且严词驳责，说他手拥强兵，不肯效力。温未免愤闷，及探明底细，才知为伪齐中尉孟楷，暗中谗间，因致如此。

可巧幕客谢瞳，入帐献议道：“黄家起自草莽，乘唐衰乱，伺隙入关，并非有功德及人，足王天下，看来是易兴易亡，断不足与成大事。今唐天子在蜀，诸镇兵闻命勤王，云集景从，协谋恢复，可见唐德虽衰，人心还是未去呢。且将军在外力战，庸奴在内牵制，试问将来能成功否？章邯背秦归楚，不失为智，愿将军三思！”

温心下正恨黄巢，听了这番言语，不禁点首。复致书张氏，说明将背巢归唐，张氏也覆书赞成，遂诱人伪齐监军严实，把他一刀杀死，携首号令军前，即日归唐。一面贻书王重荣，乞他表奏僖宗，情愿悔过投诚。时僖宗正遣首相王铎，出为诸道行营都统，闻得朱温投降，喜出望外，也代为保奏。僖宗览两处奏章，非常欣慰，且语左右道：“这是上天赐朕哩！”（他来夺你国祚，你道是可喜么？）遂下诏授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充河中行营招讨副使，赐名全忠。自是温与官军联络，一同攻巢。

（《唐史演义》上改称全忠，本编仍各为温，诛其首恶也。）

僖宗自乾符六年后，复两次改元，第一次改号广明，一年即废，第二次改号中和，总算沿用了四年。朱温降唐，是在中和二年的秋季，越年三月，又拜温为汴州刺史，兼宣武军（治汴州）节度使，仍依前充河中行营招讨副使，俟收复京阙，即行赴镇。

是年四月，河东治晋阳节度使李克用等，攻克长安，逐走黄巢，巢出奔蓝田。温乃挈领爱妻张氏，移节至宣武军，留治汴州。（可见长安收复，并非温功。）即遣兵役百人，带着车马，至萧县刘崇家，迎母王氏，并及崇母。

崇家素居乡僻，虽经地方变乱，还幸地非冲要，不遭焚掠，所以全家无恙。惟

自朱温弟兄去后，一别五载，杳无信息。（五年无家禀，温亦未免忘亲。）全昱却已娶妻生子，始终不离崇家。朱母时常惦念两儿，四处托人探问，或说是往做强盗，或说是已死岭南，究竟没有的确音信。及汴使到了门前，车声辘辘，马声萧萧，吓得村中人民，都弃家遁走，还道大祸临头，不是大盗进村劫掠，就是乱兵过路骚扰，连刘崇阖家老小，也觉惊惶万分。嗣经汴使入门，谓奉汴帅差遣，来迎朱太夫人及刘太夫人。朱母心虚胆怯，误听使言，疑是两儿为盗，被官拿住，复来搜捕家属，急得魂魄飞扬，奔向灶下躲住，杀鸡似的乱抖。

还是刘崇略有胆识，出去问明汴使，才知朱温已为国立功，官拜宣武军节度使，特来迎接太夫人。

当下入报朱母，四处找寻，方得觅着，即将来使所言，一一陈述，朱母尚是未信，且颤且语道：“朱…朱三，落拓无行，不知他何处作贼，送掉性命！那里能自致富贵？汴州镇帅，恐非我儿，想是来使弄错哩。”崇母在旁，却从容说道：“我原说朱三不是常人，目今做了汴帅，有何不确！朱母朱母！我如今要称你太夫人了！一人有福，得挈千人，我刘氏一门，全仗太夫人照庇哩！”说至此，便向朱母敛衽称贺。朱母慌忙答礼，且道：“怕不要折杀老奴！”崇母握朱母手，定要她走出厅堂，自去问明，朱母方硬了头皮，随崇母出来。崇母笑语汴使道：“朱太夫人出来了！”汴使向朱母下拜，并询及崇母，知是刘太夫人，也一并行礼。且将朱温前此从贼，后此归正，如何建功，如何拜爵等情，一一详述无遗。朱母方才肯信，喜极而泣。（确有此态，一经描写，便觉入神。）

汴使复呈上盛服两套，请两母更衣上车，即日起程。朱母道：“尚有长儿全昱，及刘氏一家，难道绝不提及吗？”汴使道：“节帅俟两夫人到汴，自然更有后命。”朱母乃与刘母入内，易了服饰，复出门登车而去。萧县离汴城不远，止有一二日路程，即可到汴。距汴十里，朱温已排着全副仪仗，亲来迎接两母，既见两母到来，便下马施礼，问过了安，随即让两车先行，自己上马后随，道旁人民，都啧啧叹羨，称为盛事。及到了城中，趋入军辕，温复下马，扶二母登堂，盛筵接风。刘母坐左，朱母坐右，温唤出妻室张氏，拜过两母，方与张氏并坐下首，陪两母欢饮。

酒过数巡，朱母问及朱存。温答道：“母亲既得生温，还要问他做甚？”朱母道：“彼此同是骨肉，奈何忘怀！”温又道：“二兄已早死岭南，闻有二儿遗下，现因道途未靖，尚未收回，母亲也不必记念了！”（是好心肠，）朱母转喜为悲，因见温带有酒意，却也未敢斥责，但另易一说道：“汝兄全昱，尚在刘家，现虽娶妇生子，不过勉力支撑，仍旧一贫如洗。汝既发达，应该顾念兄长。况且刘家主人，也养汝好几年，刘太夫人如何待汝，汝亦当还记着。今日该如何报德呢？”温狞笑道：“这也何劳母亲嘱咐，自然安乐与共了。”朱母方才无言。及饮毕撤肴，军辕中早已腾出静室，奉二母居住，且更派人送往刘家，馈刘崇金千两，赠全昱金亦千两。

既而黄巢窜死泰山，唐僖宗自蜀还都，改元光启，大封功臣，温得晋授检校司

徒、同平章事，封沛郡侯。温母得赐封晋国太夫人。全昱亦得封官。就是刘崇母子，亦因温代请恩赐，俱沐荣封。温奉觞母前，上寿称庆，且语母道：“朱五经一生辛苦，不得一第，今有子为节度使，晋登相位，洊膺侯爵，总算是显亲扬名，不辱先人了！”言毕，呵呵大笑。（已露骄盈。）

母见他意气扬扬，却有些忍耐不住，便随口答应道：“汝能至此，好算为先人吐气；但汝的行谊，恐未必能及先人呢。”温惊问何故，母凄然道：“他事不必论，阿二与汝同行，均随黄巢为盗，他独战死蛮岭，尸骨尚未还乡，二孤飘零异地，穷苦失依，汝幸得富贵，独未念及，试问汝心可安否？照此看来，汝尚不能无愧了！”温乃涕泣谢罪，遣使往南方取回兄骸，并挈二子至汴，取名友宁、友伦。全昱已早至汴州，见过母弟，自受封列官后，携家眷归牛沟里，大起甲第，光耀门楣。他亦生有三子，长名友谅，次名友能，又次名友海，后文自有表见。

光启二年，温且晋爵为王，自是权势日张，兀成强镇。俗语说得好，江山可改，本性难移。他生成是副盗贼心肠，专喜损人利己，遇着急难的时候，就使要他下拜，也是乐从；到了难星已过，依然趾高气扬，有我无人，甚且以怨报德，往往将救命恩公，一古脑儿迫入死地，好教他独自为王，这是朱温第一桩的黑心。（特别表明。）小子前编《唐史演义》，已曾详叙，此处只好约略表明。先是巢党尚让，率贼进逼汴城，河东军帅李克用，好意救他，逐去尚让，他邀克用上源驿，佯为犒宴，夜间偏潜遣军士，围攻驿馆，幸亏克用命不该绝，得逾垣遁去，只杀了河东兵士数百人。（是唐僖宗中和四年间事。）后来尚让归降，又出了一个秦宗权，也是逆巢余党，据住蔡州，屡次与温争锋。温多败少胜，复向兖郛求救。兖郛为天平军驻节地，节度使，朱与弟瑾先后赴援。温得借他兵势，破走秦宗权。他又故态复萌，诬称朱瑄兄弟，诱汴亡卒，发兵袭击二朱，把他管辖的曹濮二州，硬夺了来。（是唐僖宗光启三年间事。）一面进攻蔡州，擒住秦宗权，槛送京师，得进封东平郡王。

唐僖宗崩，弟昭宗嗣，他又贿赂唐相张瑄，嗾他出征河东，潜为李克用所败，害得公私两丧，流贬远州。（是昭宗大顺元年间事。）他却乘间取利，故向魏博假道，要发兵助讨河东。魏博军帅罗弘信，与河东素无仇隙，当然不允，他即倾兵击魏，连战连胜。弘信敌他不过，没奈何奉贿乞和。他既得了厚贿，并不向河东进兵，又去攻略兖郛。前军为朱瑾所败，无从得志，索性迁怨徐州，由东而南。徐州节度使时溥，资望本出温上，偏权位不能如温，未免啧有烦言。会秦宗权弟宗衡，骚扰淮扬，唐廷命温兼淮南节度使，令他出剿宗衡。温遂借道徐州，溥竟不许，因为温援作话柄，移军攻徐州，连拔濠、泗二州。溥累战不利，死守彭城，温再四进攻，卒为所拔，溥举族自焚。（是昭宗景福二年间事。）

温兵势益张，便进图兖郛。可怜朱瑄兄弟，连年被兵，弄得师劳力竭，设法支持，不得已乞师河东。李克用恨温刁滑，到也发兵东援，偏罗弘信与温和好，在中途截住克用，不令东行。兖郛属城，陆续被温夺去，朱瑄成擒，为温所杀。瑾脱身

走淮南，妻子陷入温手。温见瑾妻姿色可人，迫令侍寝，奸宿数宵，挈归汴梁。经爱妻张夫人婉言讽谏，方出瑾妻为尼。（是昭宗乾宁四年间事。张夫人讽谏语见《唐史演义》中，故不重述。）

先是温母在汴，尝戒温妄加淫戮。温虽未肯全听母教，尚有三分谨慎。至是温母已早归午沟里，得病身亡，温失了慈训，自然任性横行，还亏妻室张氏，贤明谨饬，动遵礼法，无论内外政事，辄加干涉。温本宠爱异常，更因张氏所料，语多奇中，每为温所未及，所以温越加敬畏，凡一举一动，多向闺门受教。有时温已督兵出行，途次接着汴使，说是奉张夫人命，召还大王，温即勒马回军。就是平时侍妾，也不过三五人，未敢贪得无餍。古人谓以柔克刚，如温妻张氏，真是得此秘诀。不知老天何故生这慧女，为强盗的贤内助呢？（褒贬悉宜。）

温既据有兖郛等地，兼任宣武（见前。）宣义（治滑州。）天平见前。三镇节度使，复会同魏博军，攻李克用，拔洺、邢、磁三州。唐廷威令，已不能出国门一步，哪里还敢过问，温要什么，便依他什么。昭宗光化三年，中官刘季述，竟将昭宗幽禁，另立太子裕为皇帝。宰相崔胤，召温勤王。温正进取河中，未肯遽赴，好好一场复辟大功，归了神策指挥使孙德昭。季述诛，太子废，昭宗仍旧登基，改元天复。温不得与闻，后来亦未免自悔，但河中已幸夺取，因讽吏民上表唐廷，请己为帅，昭宗亦不敢不从。

偏偏唐宫里面，又出了一个韩全海，代刘季述做了中尉，比季述还要狡黠，潜通风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，劫了帝驾，竟赴凤翔。那时唐相崔胤，复召温西迎天子，温出兵至凤翔城东，耀武扬威，一住数日。茂贞胁昭宗下诏，饬温还镇，他本无心迎驾，不过假托名目，为欺人计；既接昭宗诏命，便引还河中。又遣将进攻河东，取慈、隰、汾三州，直抵晋阳。围攻了好几天，被河东军杀败，方命退师，慈、隰、汾三州，仍然弃去。可巧崔胤奔诣河中，坚劝温迎还昭宗，温乃再督兵五万，进围凤翔。茂贞连战失利，乃诛死韩全海，放出唐昭宗，与温议和。温奉驾还京，改元天祐，大杀宦官，特旨赐温号为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大功臣，加爵梁王，兼任各道兵马副元帅。

当时唐室大权，尽归温手，温遂思篡夺唐祚，把宫廷内外的禁卫军，一概撤换，自派子侄及心腹将士，代握宫禁兵权。待部署已定，即当强迫昭宗，令他禅位，偏得了汴梁消息，张夫人抱病甚剧，势将不起，乃陛辞昭宗，回汴探妻。

既返军辕，见爱妻僵卧榻中，已是瘦骨如柴，奄奄待毙。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到此也不免洒了几点悲泪。张夫人闻有泣声，顿觉惊寤转来，勉强病目，向外瞧着，见温立在榻前，自弹老泪，便强振娇喉，凄声问道：“大王已回来了么？”温答声称是。张夫人道：“妾病垂危，不日将长别大王了。”温越觉悲咽，握住妻手，惻然答道：“自从同州得配夫人，到今已二十多年，不但内政仗卿主持，就是外事亦赖卿参议。今已大功告成，转眼间将登大宝，满望与卿同享尊荣，再做几十年

太平帝后，那知卿病至此，如何是好！”张夫人亦流泪道：“人生总有一死，死亦何恨！况妾身得列王妃，已越望外，还想甚么意外富贵，就是为大王计，也算备受唐室厚恩，唐室可辅，还须帮护数年，不可骤然废夺。试想从古到今，有几个太平天子，可见皇帝是不容易做呢！”（巾幗妇人，难得有此见识。）温随口应道：“时势逼人，不得不尔。”张夫人叹道：“大王既有大志，料妾亦无能挽回，但上台容易，下台为难，大王总宜三思后行。果使天与人归，得登九五，妾尚有一言，作为遗谏，可好么？”温答道：“夫人尽管说来，无不乐从。”张夫人半晌才道：“大王英武过人，他事都可无虑；惟‘戒杀远色’四字，乞大王随时注意！妾死也瞑目了。”（药石名言，若朱温肯遵闺诫，可免刳腹之苦。）说至此，不觉气向上涌，痰喘交作，延挨了一昼夜，竟尔逝世。温失声大恸。汴军亦多垂泪，原来温性残暴，每一拂性，杀人如草芥，部下将士，无人敢谏，独张夫人出为救解，但用几句婉言，能使铁石心肠，熔为柔软，所以军士赖她存活者，不可胜计，生荣死哀，也是应有的善报。（言下寓劝世意。）

温有嬖妾二人，一姓陈，一姓李，张夫人亦和颜相待，未尝苛害。就是温所掠归的朱瑾妻，已出为尼，亦时由张夫人赐给衣食，不使少匮。史家称她以柔婉之德，制豺虎之心，可为五代中第一贤妇。这原是真品评呢！张氏受唐封为魏国夫人，生子友贞，为温第四子。后来温篡唐室，即位改元，追封张氏为贤妃，寻复追册为元贞皇后。小子有诗咏道：

巾幗聪明胜丈夫，遗箴端的是良谟。
妇言不用终罹祸，淫恶难逃身首诛！

张氏既歿，丧葬告终，野心勃勃的朱阿三，遂日谋夺唐祚，要想帝制自为了。欲知后事，试阅下回。

本回叙朱温事，以母妻二人为关键。《唐史演义》中皆未详叙，故是回特别表明。温之迎母至汴，非真孝思也，为自示豪修计耳。观其母之询及朱存，而温不以为念，天下有孝子而不知悌弟乎！惟既经母训，尚知涕泣谢罪，取还兄棹，召抚二孤，是大盗犹有天良，彼世之不孝不友者，视温且有愧色矣。张氏为温贤妻，临歿之言，史中虽未曾尽载，但亦不得谓全出虚诬，苏长公所谓想当然者，此类是也。汴有张氏，晋有刘氏，皆为开国内助，贤妇之关系国家，固如此其重大者。书中述朱温拓地一段，用简笔略过，免至繁复，阅者欲览详文，固自有《唐史演义》在也。

第三回

登大宝朱梁篡位
明正义全昱进规

却说朱温急欲篡唐，逐渐布置，首先与温反对的镇帅，乃是平卢军（治青州）节度使王师范。（《纲目》于师范攻克州，曾以讨贼美名归之。故本书亦郑重揭出。）师范颇好学，尝以忠义自期。岐王李茂贞，自凤翔贻师范书，谓温围逼天子，包藏祸心，师范不禁愤起，即发兵讨温，遣行军司马刘鄩攻取兖州，自督兵攻齐州。温遣兄子友宁领兵救齐，击退师范，更派别将葛从周围兖州。友宁乘胜拔博昌、临淄各城，直抵青州城下，师范得淮南援兵，大破汴军，友宁马蹶被杀。（送死一个侄儿。）

温闻败报，亲率强兵二十万，昼夜兼行，至青州城东，与师范大战一日，师范败走。乃留部将杨师厚攻青州，自引军还汴，师厚复连败师范，擒住他胞弟师克。师范恐爱弟受戮，没奈何举城请降。刘鄩亦将兖州城献还从周。温徙师范家族至汴梁，本拟举师范为河阳节度使，寻因友宁妻泣请复仇，乃将师范杀死，并及族属二百余人。（残暴不仁。）独署刘鄩为元帅府都押牙，权知亳州留后。



会闻李茂贞与养子继徽，举兵逼京畿。遂复出屯河中，请昭宗迁都洛阳。唐相崔胤，始知温有异图，拟召募六军十二卫，密为防御，且与京兆尹郑元规等，缮治兵甲，日夜不息。温正思诘问，适值兄子友伦，在京中留典禁军，因击毬坠马，竟致毙命。（又断送一个侄儿。）他遂借此为由，谓友伦暴死，实由崔胤、郑元规等暗中加害，表请昭宗案诛罪犯，毋使专权乱政等语。昭宗览表大惊，即将崔胤等免职。温尚恨恨不平，且遣兄子友谅，带兵入都，令为护驾都指挥使。一面胁昭宗迁洛，一面捕住崔胤、郑元规等，尽行杀毙。

昭宗已同傀儡，只好随了友谅，挈领何皇后等出都。行至陕州，温自河中入觐，由昭宗延入寝室，面赐酒器及衣物。何后泣语道：“此后大家夫妇，委身全忠